

独幕三场话剧

草原民兵

文化部藝術事業管理局
中國戲劇家協會 推荐

敖德斯尔 常捷作

群众演唱節目

通俗讀物出版社

独幕三場話劇

草原民兵

敖德斯爾、常 捷 作

文化部藝術事業管理局
中國戲劇家協會 合編

時間 一九五一年秋。

地點 內蒙察哈爾。

人物 苏 和——民兵隊長，二十七、八歲。

顏金瑪——二十來歲。

阿古頓——五十多歲。

金 巴——民兵，二十多歲。

森布勒——民兵，二十八、九歲。

仁 侵——三十多歲，放羊的。

民兵甲、乙、丙及其他民兵。

羣衆

道卜敦——反革命分子，四十來歲。

張振華——四十多歲，反革命分子。

桑都冷——二十七、八歲，反革命分子。

第 一 場

台上有一座嶄新的蒙古包，包兩旁露出牛圈、羊圈。台右端有棵拴馬樁子，有車。遠處是平原，也有山，山上長着榆樹叢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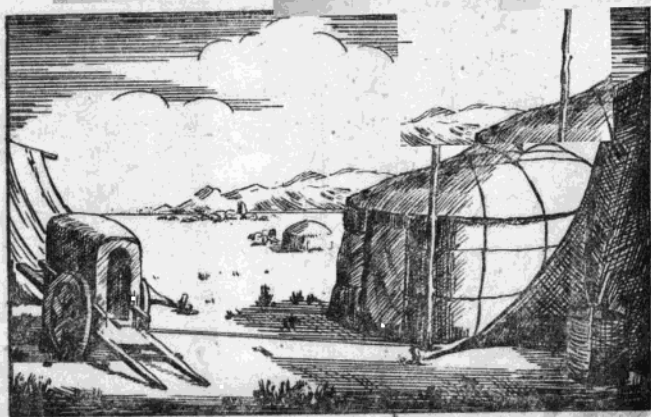
〔顏金瑪在擠奶，阿古頓老爺在一旁做套馬杆子。〕

阿古頓：姑娘，快擠呀。

顏金瑪：就要擠完啦。

〔顏金瑪送奶進內，不慎洒在地上一點點。〕

阿古頓：都洒了。你已經是長辮的大姑娘了，還這麼慌張！



顏金瑪：阿巴^①就知道喝奶酒，連奶桶也不給做。過去咱家一年才揀四、五個牛犢，現在一年就生十幾個，桶子這麼小，老是將就着。

阿古頓：怎麼不喝呀？我還要多喝，咱們生活過的好，就是要喝好酒，穿好衣服，騎好馬。政府領導咱走光明路，就是為了过好生活。過兩天我還要去旗聯社，給你買花布，買芝蔴皮靴子，還買……

顏金瑪：阿巴，也給蘇和買幾條皮馬套子。

阿古頓：給買。這小伙子力氣真大，幾天就折一根，這不是還給他做套馬杆子嘛。

〔顏金瑪送奶進內又出。〕

① 阿巴即父親。

顏金瑪：阿巴，咱小組的羊又交給你放了。

阿古頓：我知道。

顏金瑪：阿巴，今天可別讓他（指包內）放羊了，人家不誠心給咱放羊，丟了羊又說這個，又說那個。我不信有那麼多巧事兒。

阿古頓：（捂住顏的嘴）別說了！叫人聽去，這多不好。

顏金瑪：那我們的羊就算白丟啦。

阿古頓：已經丟了，有啥法。再不許你提這個事兒！

道卜敦：（由包內出）大哥，和姑娘生氣啦？

阿古頓：沒什麼。那天丟的那兩隻羊，是顏金瑪最心疼的羊，姑娘想起來又嘟囔兩句。

道卜敦：唉！千不對萬不對，都是大叔我不對，等往後大叔掙下牲口，賠你們。

阿古頓：別提賠不賠了，咱草地丟兩隻羊算不了啥，秋天多打點兒草，等過年春天多活下幾個羔子就有了。

道卜敦：丟羊這個事兒，也真是怪我馬虎，那天我正在東山上放羊的時候，從北邊趕過來一大羣抗美援朝的羊，我們的羊一見這羣羊，死命的往裏鑽，我急忙慢慢總算把羊羣攔住啦，要不，不定拐去多少呢？（說完連聲嘆氣）

阿古頓：兄弟，別提了，就算我抗美援朝捐獻啦。

顏金瑪：（進內端出奶子和茶）阿巴，快喝茶吧，喝完茶好放羊去。

阿古頓：我知道。

〔顏金瑪去一旁擣毡子，道卜敦由懷內掏出一瓶酒來。〕

道卜敦：大哥，我昨天給民兵森布勒治一匹馬，他送我一瓶

酒，咱哥兒倆把它喝了吧！

阿古頓：老弟，你來這幾天名望可不小，治了好幾头牲口。

（双手接酒舉過頂之後，又用無名指沾酒，敬了天地之後才喝）這酒

真好！（二人飲酒）

阿古頓：顏金瑪，給阿巴拿點兒牛肉乾來。

顏金瑪：（切來兩塊牛肉）阿巴少喝點兒快撒羊啦。

阿古頓：酒剛沾唇，你又叨咕起來了。去一旁呆着，少管阿巴的事兒。

（道卜教掏出腰刀割肉。）

阿古頓：好刀，好刀。還鑲着一條金龍，兄弟你怎麼得的這口刀？

道卜教：這刀是我們旗巴扎布“台吉”●爺親身佩帶的刀，往年我給他治好了一匹快走馬，台吉爺心裏喜歡，就賞給我了。大哥喝酒！

阿古頓：我今天放羊上山，你在家沒事，你喝，你喝。

道卜教：放羊有啥，也不像放馬，就是喝多了還能跑了羊。

（敬酒）

道卜教：咱哥倆的交情可不是一年二年的啦，年青的時候都給“扎薩克”王府放馬。以後小弟被選当了王府“傳義代”●，日本來後又当了幾年警察，可是咱心眼擺的正，沒坑害過誰，沒抱哪家小孩跳過井。日本敗了，八路軍一

● “台吉”即蒙古的貴族。

● “傳義代”即給封建王公當差的。

來，咱擁護共產黨可真沒有過三心二意。解放後家裏也分得房屋土地，說起來也過上了共產黨的幸福生活了。（說到這又變為滿面愁容的）唉！沒想到去年發了一場大水，房子、地也沖沒了。爬山渡水來投奔哥哥，也不過是為了混口飯吃。放羊、看牲口病，幹啥都可以，只要餬住嘴就行。

阿古頓：你這一身好獸醫的手藝，在咱草地可少見，我跟“巴成達”●說一說，就把你全家搬過來吧。咱察哈爾草原是個好地方呀。

道卜敦：那敢情好了，全靠大哥幫忙。（聽見顏金瑪唱歌，忽轉話題）顏金瑪姑娘長的又漂亮，又能勞動，真頂個兒子使喚，早有了對象啦？

阿古頓：有了。是民兵隊長，名叫蘇和，今年秋天就給他們成親，我還想大操辦一番呢。

道卜敦：大哥，你還是老腦筋沒改呢，現在可不興要財禮大操辦。（對顏金瑪）叔叔給你阿巴提這意見對吧？（又向阿古頓）人人都在加緊抗美援朝，有人出人，有錢出錢，咱們牧民出牛羊，哪興咱們宰牛殺羊的浪費呀？大哥，你說老弟這個意見對不對？

顏金瑪：政府也沒叫牧民一個牲口也不許殺吃，讓殺吃老的、弱的，好的留着，這也是為了牧民自個兒。

道卜敦：（急接）你看，還是青年人腦筋快，見解高，我這老腦筋說到一處，忘掉一處，今後叔叔也多向你學習。姑娘

● “巴成達”即村長。

真好，怪不得找上当隊長的爱人。哎！大哥，咱这位新姑爺管多少人呀？

阿古敦：（已有半醉）手下管三十七、八个民兵。

道卜敦：民兵們都有槍吧，到冬天和他們核計核計上巴尔山打獵去？

阿古頓：槍倒是有幾棵，都是日本三八式。可是要打獵可不必去那麼遠，咱這一帶山裏也打啥有啥。

道卜敦：离这兒多远啊？

阿古頓：（想了一下）最少也在一千里外，要通过察哈尔、錫林格勒兩盟，巴尔山在哈拉哈蒙古●边境上。

道卜敦：那麼遠就不能去了。

顏金瑪：（放下毡子）阿巴別喝了，你看天到什麼時候了。

阿古頓：（身子打撲）对，阿巴就走。阿巴就走。

道卜敦：看你醉成这样子留家睡覺吧，我去放羊。

阿古頓：不，不。

顏金瑪：阿巴去吧！

道卜敦：你阿巴喝這麼多，又是老手老脚的，爬山可不容易，我去吧！（不容分說提鞭即下）

顏金瑪：你別去了！

阿古頓：看这人，真是……

顏金瑪：阿巴見酒就大喝，進去歇着吧！

〔阿古頓進內。〕

● 指蒙古人民共和國。

顏金瑪：（做毡子，嘴裏唱着歌子）

在那翠藍美麗的山崗上，
金翅膀的“呼和”在歌唱，
潺潺流動的“阿尔善”河兩岸，
珍珠般的羊羣在流盪。
我們一起愉快的勞動，
幸福的花兒盛開怒放！
我們一起辛苦勞動，
幸福的花兒到處開放！

（馬蹄聲，顏金瑪一看是蘇和來了，赶忙躲到牛圈旁，蘇闖入，
顏抽冷子扯住蘇的後大襟，學狗咬，蘇吓了一跳。）

蘇和：顏金瑪！快看狗！

顏金瑪：吓的魂都沒了，還算是當解放軍的呢！

阿古頓：（斥狗）咳！咳！（一看沒狗）看你們鬧的这个欢勁兒，
我只當是狗咬了人呢。

顏金瑪：來報紙沒有？有什麼新聞？

蘇和：有。志願軍又打了大勝仗，光俘虜美國鬼子就五百多。

阿古頓：這些不讓人過安生日子的美國鬼，早就該抓起來了！

蘇和：阿巴今天又喝酒了吧？

阿古頓：喝點兒不多。

顏金瑪：阿巴還會撒謊呢，不多也有一斤。

蘇和：顏金瑪，昨天我又消滅了一隻大青狼。

顏金瑪：狼皮呢？

蘇和：那不是，在馬鞍上馱着嘛。

〔顏金瑪下把狼皮取來。〕

阿古頓：哎！真够大，……

顏金瑪：苏和，这狼可真够大，你快說說怎麼打的？

苏和：昨天我去看馬羣，剛走到馬鞍山上，这傢伙伸出一尺來長的舌头，在山溝裏走着啦。狼一看見我，拖着長尾巴就跑，我这当兵的还能放走它呀，紧了緊馬肚帶就騎馬衝下去啦。我这紅馬就像一根箭似的，不，簡直是生了翅膀飛起來啦，沒等狼跑出平地，就追个首尾相連。我这时候心裏十拿九穩的順过槍剛想勾火，狡猾的傢伙一甩尾巴，就鑽進深草裏去了。

顏金瑪：哎！又放跑了。

苏和：你听呵，放跑了哪得这狼皮。我撥过馬头，緊跟着狼追進深草裏，我就注意哪兒草稍微擺動，就奔那去，後來一下把狼又轟到平地上，这就由我便了，紅馬和狼跑个平齐，我照準狼头一勾，就听“叭”一声，狼躺在地上再沒起來。

阿古頓：好，好。

顏金瑪：啊！可不狼头都炸啦。

阿古頓：好！

顏金瑪：連这条算上一共打了八个了吧？

苏和：是八張大狼皮啦！

阿古頓：苏和，你今天不上合作社去嗎？

苏和：原來想昨天就去，可是“左木”●上來了一个很重要的

● “左木”即草地的區。

通知。我說阿巴你們丟的羊找到沒有？

顏金瑪：哪有啊，找了兩天連影也沒見，也不像狼吃的樣子，連根骨头連塊皮子也沒找到。道卜敦還說……哼，誰知道是怎麼回事。

阿古頓：羊是沒白丟，就算送給志願軍啦。

蘇和：誰說的？

阿古頓：頭幾天有一羣抗美援朝的羊往寶昌送，從咱羊羣旁邊過，咱家羊羣往人家羊羣裏死鑽，還好，放羊的人把羊攔住了，要不，不定跑去多少呢。就兩隻羊唄，春天多接下幾個羔子就有啦。

蘇和：這事兒可不對，咱旗抗美援朝的羊早都送走了。是不是你們那個客人放着丟的？

顏金瑪：（嘴快地）嗯！就是他！

蘇和：他叫道卜親嗎？

顏金瑪：不，他叫道卜敦。是阿巴的老朋友。沒見面也有十多年了。

阿古頓：這人一身好獸醫，在咱草地用處可大，過後就讓他搬來吧。

蘇和：原來是阿巴的朋友。過去幹過些什麼？

顏金瑪：解放前當過警察，解放後誰知道他幹什麼啦，反正不像個好莊稼人。

阿古頓：你怎麼知道人家不是好莊稼人？

顏金瑪：阿巴你怎麼知道他是好莊稼人？

〔金巴匆匆上。〕

金 巴：隊長！隊長！

苏 和：有什麼事？

金 巴：隊長！出了這麼回事兒，东山北溝裏有兩個穿短衣裳的人，鬼頭鬼腦的順溝往上爬，喊了半天連頭都不回，一直跑到樹林子裏去了。

顏金瑪：你咋沒抓住，還算是男子漢呢！

金 巴：這不是我，昨天仁侵看見的，今天早晨和我當成笑話談呢。哪有這路人，簡直是白吃飯的。他還說，就從你們那個放羊的身旁過的。

苏 和：道卜敦沒幫着截一截嗎？

金 巴：他連理都沒理。哼！他那个人……

顏金瑪：這個倒霉勁兒，阿巴趕明天快把他攆走吧。

阿古頓：為什麼攆走人家？

金 巴：攆走還行啦！隊長！我去找道卜敦去！

苏 和：你先別去。

阿古頓：看你們這大驚小怪的，好像老天失火了似的。

苏 和：（對顏金瑪）道卜敦來這兩天偏偏你們丟了兩隻羊，昨天明明有兩個可疑的人，從他身邊過，他瞪眼看着不理。再說解放前他又當過警察，解放後你們也不了解他，誰敢說他是好人呢！阿巴，現在全國到處都在鎮壓反革命，坏人正是見空就鑽的時候，我們對這樣人就應該百倍的提高警惕，要不就上了特务坏人的當！

阿古頓：苏和，你這意思是不是說我阿古頓在家養坏人？

苏 和：我並沒有說你家裏養坏人，但是每個人都有防奸防特

的責任呀。

阿古頓：苏和，你先別給我扣這些帽子，我留他放羊看牲口病，
因為他有路條，不信給你看看。（通內拿路條出）

苏和：（看完路條）是克什克騰旗公安局發的。

阿古頓：路條沒錯吧？

苏和：嗯……

阿古頓：這不結啦。（欲下）

顏金瑪：阿巴看羊羣去嗎？

阿古頓：不。我去南甸子挖井去。（欲下又回來）顏金瑪，苏和
走的時候讓他把這套馬杆子拿去！（下）

苏和：顏金瑪，道卜敦自打到你家後，盡說了些什麼？

顏金瑪：他對阿巴總是鬼頭鬼腦的，活像個老二流子。今天和
阿巴喝酒的時候，還打聽這打聽那的！

金巴：他打聽什麼啦？

顏金瑪：他問阿巴，（學說）你們這隊長新姑爺手下管多少民
兵啊？阿巴說，管三十七、八個民兵，使日本槍。

苏和：還說什麼啦？

顏金瑪：他接着又說，到冬天和民兵們到巴爾山打獵。問巴爾
山有多遠？阿巴說，巴爾山太遠，有一千多里地，咱這附
近的山裏要打啥有啥。

苏和：以後又說什麼啦？

顏金瑪：咳，多啦，那個人啥都問。

苏和：根據道卜敦來後這些表現，再加上這幾天發生的事情，
這個人很值得懷疑。

顏金瑪：可是他有路条呢？

苏 和：这倒是。可是特务坏蛋什麼办法都会想出來的。

顏金瑪：苏和，你說道卜敦就是特务？

苏 和：这……不敢肯定。昨天盟裏又來了一份通知，民兵們開过会都知道啦，說是由宝昌跑出來三名反革命分子，这三名特务已經潛入錫、察兩盟草原地區。通知中告訴我們，特务到草地主要目的是：夺槍、盜馬、組織土匪，或是長期隱蔽。盟裏命令我們發動民兵、發動羣众，搜山搜林，一定要捉住这三个傢伙。

金 巴：隊長，我的意思乾脆先把道卜敦抓起來！

苏 和：现在还不行，第一，对道卜敦还没有真憑实据；第二，道卜敦要肯定是坏人的話，和昨天在山上發現的那兩個人一定有关系，那咱就不能抓一个放跑两个。

顏金瑪：苏和，那咱們怎麼辦啊？

苏 和：我看現在咱們就這麼办，你要多注意些道卜敦，事後要告訴我。遇事不要慌張，多留心。我相信（也指著金巴）你們都是好团员，不会把工作搞坏的。

顏金瑪：你是黨員，我向你保證，我一定看住道卜敦。別看他是我父親的朋友，他要是坏人，我一定和他幹到底！

苏 和：好，青年团员嗎，應該这样，不过我看你們倆都有一點兒急躁情緒，这也不对头，要知道，現在剩下的特务，都是更頑固的傢伙，不当心的話要吃大虧。

金 巴：那咱們多嚕搜山？

苏 和：搜山的事情我回去和“巴戎達”民兵小組長們開完会

就開始。

金 巴：道卜敦知道了，跑了咋办？隊長，要不先派人去看着道卜敦？

顏金瑪：苏和剛說啥啦？看你又來了。

（馬蹄声由远而近。）

金 巴：这是誰呀，打扮的這麼漂亮。

顏金瑪：噢，是咱們“花少爺”森布勒來了。

苏 和：出了什麼事？這麼急！

顏金瑪：咳！不用問，準是又喝醉酒啦。

（森布勒上。）

森布勒：（和苏握手）苏和，你們都在這兒？

苏 和：你有什麼事這麼急？

森布勒：沒有什麼要緊事，來看看顏金瑪家的客人道卜敦。

金 巴：你找他有啥事？

森布勒：道卜敦可真是個神手，昨天，他把我的白馬治好了，

我今天特意來当面謝謝。顏金瑪，道卜敦上哪兒去了？

顏金瑪：他不在。

苏 和：森布勒，今天早晨的事，可不許你和道卜敦講。

金 巴：誰講誰就是暴露秘密。

森布勒：这我知道，这我知道，可是你們也別大驚小怪啦，特务來咱草地幹什麼？啊？看大草原，大沙漠？是想吃點牛糞？放心吧，就算來了三、五個小特务有什麼可怕的，來了咱們就把他捉住，像殺小雞似的……（做砍頭的動作）

苏 和：按照你這麼一說，草地就沒有反革命分子，也就不需

要鎮壓反革命。咱們民兵也应当取消“維護社會治安的任務”是不是？

金 巴：這傢伙真够麻痺！

森布勒：我麻痺？你不信咱們講講鎮壓反革命的道理。

苏 和：道理？不用說是民兵，就是反革命分子也能講一句半句的。你心思草地沒有反革命分子、特務壞蛋，這就是嚴重的麻痺思想。敵人很歡迎你這種思想，他們希望我們的民兵都睡大覺。

森布勒：隊長，我有不對，你可以批評，可是（看顧金瑪一眼）不應該當着人批評呀。

苏 和：對革命、對人民利益有害的思想，不管在什麼地方、什麼時候，都應當徹底批判，這有什麼留情面的！

森布勒：你說的都對，我反正也說不過你這當過兵的。慢慢克服行吧！

金 巴：森布勒同志，你光口頭上說改正、克服不行，要真正在思想上檢查自己，當民兵就不像過去啦。

苏 和：當民兵就得像個民兵，你看大家打草的打草，搞副業的搞副業，你呢？有了幾頭牛、幾匹馬、幾十隻羊就滿足啦。整天騎好馬，穿好衣服，東遊遊西逛逛的，這樣就萬事大吉啦！

森布勒：隊長，今天沒事吧？

苏 和：有事，今天誰也不許出遠門，走遠道。

金 巴：一會兒民兵就集合，拉下可不行。

森布勒：你管不着。（欲下）

苏 和：森布勒你上哪去？

森布勒：隊長，我……去割草去。

苏 和：不許你去远了，听見沒有？

森布勒：听見啦，听見啦！（嘴裏唱着歌走下）

美麗的草原噢，牛羊多，
勞動的人民噢，幸福多，
姑娘們唱呀咱們一起唱，
歌唱呀咱們的好生活。……

苏 和：顏金瑪，把你阿巴的海螺拿來。（顏進內取出給苏）

金 巴：这幹什麼？

苏 和：今後有事就吹这个当号。（吹海螺）

金 巴：原來幹这个，真是好办法。

苏 和：好啦，你就去把这事兒通知大家吧。

金 巴：对，我就去啦。（下）

苏 和：（对顏金瑪）我也走了，千万多注意。（欲下）

顏金瑪：苏和，你把这套馬杆子拿走，阿巴給你做的。

——幕 落——

第 二 場

合上有小山，山上長滿了深草灌木。道卜敦趕着羊羣，不時的立在高處張望着四周。他來到小山旁，勾腰，雙手捂着嘴，學了三聲羊叫，又急忙順着深草爬上了小山，像一隻野狐翹望似的，露出半拉腦袋察看附近的每一個小山，每一個小道。正在這時，山的側面上有人從裏邊把草推向兩旁，一個怪模怪樣的人漸漸冒